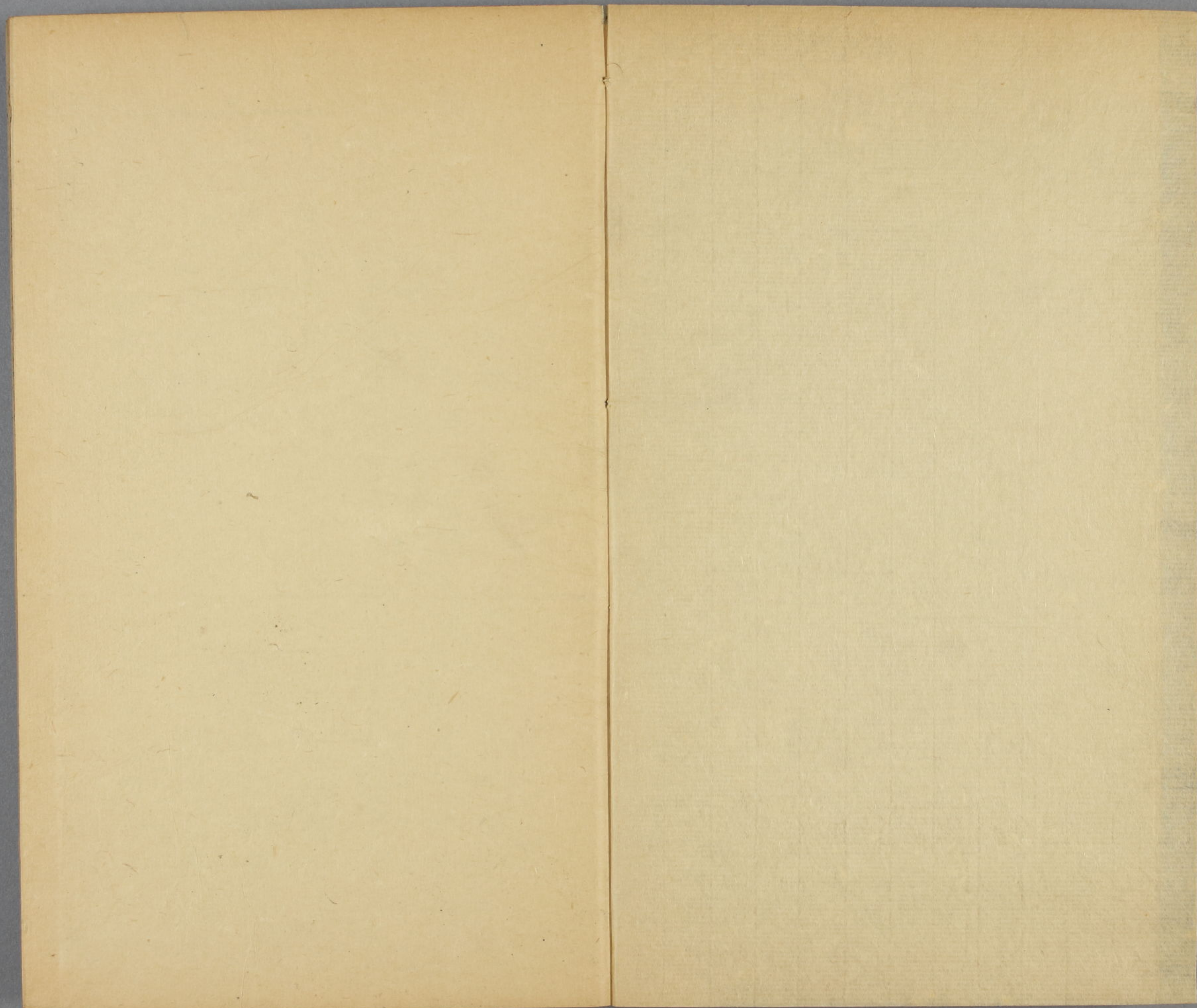


1 3
1973
8





門 43
號 1973
卷 8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號 27.6.3 雙
藏 書

民兵

春秋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胡傳曰周制大司馬仲冬大閱教衆庶修

載法獨詳乎三時者乃農隙故也

魯仲連曰財者君之

所輕死者民之所重君不以所輕與下欲得下之所重

不亦難乎百足之虫斷而不厥持之者衆也白刃交前

不顧流矢急不暇緩也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

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劉子曰逢

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

般倕善斲不能用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用不習之

卒、已上集羣書

成周盛時比閭族黨皆伍兩軍旅之師蒐苗獮狩皆征

伐擊刺之制卿士大夫皆將士司馬之職此寓兵于農

也漢人調兵之法起田中者為吏卒馮唐傳士卒從田中起安知尺籍伍

符為衛士者業農桑後漢禮志罷遣衛士勸以農桑唐府兵番上之制

無事則執耒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戰亦古制也其後昭

義步兵雄冠山東李抱貞為澤潞留後因軍旅彫弊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

開習三年皆為精兵雄邊子弟威伸南詔李德裕為劍南西川節度乃建籌邊樓率戶三

自取一人使習兵焉緩則治農急則荷戈又請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器械犀銳時人謂之雄

弟一 此固籍民為兵之效朱興河東河北有強壯之集

河東河北強壯之民自五代時瀛灞諸州恃以雄壯因

勢景德間以其明效于前代遂籍民而為之人以五十

而為指揮又以陝西有保毅之名開平間詔陝西家山

善射者為校長資根戍同禁旅既主之以轉運遂撫之

以六萬八千之眾簡閭既精拳勇可用又有弓手之置

元昊陸梁禁兵皆出皆民兵也惜乎強壯之兵始者不

過鳩集鄉閭後至抽赴京師又後遷為正軍而強壯之

意曠保毅之兵始者無異編民後至刺手黥面韓琦又

復運糧戍邊而保毅之制始失至三路弓手之兵或刺

充宣毅或刺保捷皆永為禁兵而初意盡失矣及熙寧

大臣

王安石

用趙子幾之言行團集保甲之法而民病猶

甚

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

為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衆

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副之主客戶兩丁以上元

祐罷之紹聖復置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

然皆不能披甲荷戈而徒化平民為盜賊耳我一朝郡

縣各設兵快而各府多置守城軍亦寓兵于農之意也

已上事蹟考

軍器

易萃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繫辭曰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離之後威又曰離為火為甲冑為戈兵

甲冑外堅所以象離之畫戈兵上銳

所以象離之性書曰厥貢惟幹栝栢礪砥斨惟苗籛裕又曰

善穀乃甲冑敵乃干

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

乃鋒刃無敢不善孫子曰鞀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

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至論曰徒手而遇盜

責育無如之何操筆而遇敵雖童子不知所避晁錯曰

兵不堅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能以及遠與短兵同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于敵也王褒曰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蔓矰蒲苴不能以射故鷹騰撇波而濟水不若乘舟之逸也蒙衝涉田而能致遠不若遵塗之疾也已上集羣書

周禮天官王府掌王之兵器下文曰凡王之獻兵器受者如兂之戈和之內府又受良兵而兵器入焉註兵器與常兵不同諸侯所執貢者秋官又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一以司藏一以司造職固有攸分也夏官則有司甲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付

西人史八人胥司兵司兵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註五人徒八人司兵兵者戈受戟酋子夷矛也五盾者于楛之屬有五也若步卒之司戈盾掌兵以之司弓矢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收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簞註六弓謂主弓孤弓夾弓庫弓唐弓人弓也四弩謂夾庾唐大也入矢謂杜矢之潔矢殺矢鏃矢縉矢第矢恒矢庫矢也簞盛矢器也屬制無不備矣秦人銷兵鏑而武備盡弛漢興其在郡國也則有庫兵漢北邊郡庫乃或置工官造兵器者庫兵以筭賦為之高相四年初為筭賦註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筭為治庫兵車馬而工官鐵官同置于產鐵之郡其在京師也則有武庫掌于中尉蕭何治未央官立武庫以藏兵器中尉武帝更名執金吾而天子又有

若盧考工室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以主作器械皆以

少府主之是時邊吏拒寇者得賜武庫兵哀帝時胡毋隆言武庫兵

器天下公用國家貳備繕治這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一在禦寇賜武庫兵邊兵不足者得

賜工官兵武帝時邊兵不足發武庫工官兵以補之故李陵以連弩射匈奴

後諸葛亮損益連弩一弩十矢謂之元戎虞詡以强弩射羗兵詡為武都守令軍中强弩

勿發而潛發小弩羗兵急攻使陳球之遠射千步球守零陵

弦大木為弓羽子為矢引機發之遠時千步丘氏謂可為宋城寨之具耿恭之毒藥傳箭

明帝時匈奴攻金浦城耿恭以毒藥傳箭語匈奴曰漢家箭神中創者必有異虜中創者視創皆沸大驚引去

皆足以致勝者也唐初置軍器監後并入少府監府兵

之法宿衛者各給弓矢橫刀人具弓一矢二橫刀一其介冑戎器

皆藏于庫有所征行則給之開元中擇宿衛勇者為宿

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

馬燧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便于進趨最為得之而蕭俛

銷兵之議何其愚也穆宗宋太祖太宗留心武備造兵

器者十日一進課其功也太祖命魏丕主作院每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魏

閱典兵器者十餘年不易專其業也太祖使魏丕典作坊十餘年器械精

備床于弩止七百步不增至千步或幸弓矢合賜及作工太宗幸司弓署按所作

賜以或幸軍器庫加賞主吏真勉其職也或作坊造

凡三萬或諸州歲造凡六百餘萬豐其積也皆太祖至于

慶曆武備弛矣仁宗一意作新既遣近臣分治軍器聖

六年遣十六人又遣朝臣揀試兵器加祐四年詔在京

其選朝官使所造兵器多不精而獨轅之弩則得之郭諮是祐四年郭諮

臣揀試之上進所造獨轅弩詔如寨脚之車則得之郭固固約古制為車前方後

樣制之銳上制七槍以為二拒凡一車用二十五人因韓琦上言而用之流星之弩拒馬之牌則得之米守

信及于熙寧在京師有監有庫軍器舊領于三司熙寧

內官箭南庫又御前所六年別置軍器監又置在諸州有作院王雱上疏陳其

置軍器別差官提舉所造不精利而弓則曰神臂黃唐稱伏遠朱稱神臂太床子強于神

九牛弩尤為輕便弩則曰九牛八牛箭則曰入陣誠指各刀

則名斬馬陳瑛所造蔡叔稱其精鞍則名邊樣初馬軍

不便馳擊熙寧六年始用邊樣巧因造數萬賜邊臣甲則名偏挨元豐十其

小鞍回旋進退得盡馳馬之技年收造法亦備矣我局朝凡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設針工局

鞍轡設鞍轡局時常簡點若有缺廢委官造補遇有閑

支奏聞分給其外藩有司歲造之數起送到部辨驗交

納弓刀制度以時加添而火鎗飛礮則或出于古人之

所未備者掌工部者慎毋忽諸已上事蹟考

兵之所恃者在器而器之所用者貴精據馬文升疏稱

在京守衛軍人披帶盔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袖長不便全不合式盔尤太重京衛軍士掌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尺七八平時尚不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一遇大敵安得不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諸鎮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軍尅減成造不堪今以南京兵仗局一處言之計該局歲

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觔木炭木柴四十餘萬黃牛等雜皮三千三百餘張翎毛觔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萬八千其餘水膠油漆等料動以千百計軍民工匠班匠其六百六十餘名然所造軍器但務充數不計所用之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不能一周悉況收貯之後並不晒晾脩緝未五六年箭翎弓張多已肌朽鎗刀衣甲亦多鏽爛是以有盡之財造無用之器臨事而誤悔何可及乎愚請查見備軍器計軍分給而藏其餘者于官分給則各知愛護藏餘則應用

不窮所給者或壞則計年告換所藏者或損則按年漸
修又于每歲軍局所造必減其數而責其精有不堪用
則罪其主者如此則軍器皆為有用矣 已上私評

舟

左傳曰吳楚戰于長岸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舟維
說曰吳人以舟楫為輿馬以江海為平道

有雪耻殺陵之師則焚舟之舉鬼神實臨之有克復神
州之將則擊楫之聲天地實聞之

石虎所乘之舟霖雨追之然為晉謀者必不敢專恃霖
雨也魏人所乘之舟江濤駭之然為吳謀者必不敢專
恃江濤也 已上集羣書

考齊世家太公為舟楫於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

之蓋以濟河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皆在于

蓋亦暫以濟耳自吳人以舟師伐楚楚敗吳師獲其餘

鬻者三人伏于舟側夜乎餘皇而三人逃應楚師亂吳人敗之取餘皇還又越軍吳軍舟戰

于江吳軍于江北越軍于江南明日將舟戰于江伍子

胥教吳人以船軍之法以船軍比陸軍大翼者富陸軍

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輶者當輕走騾騎是其法也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相

之具謂之鉤拒退而而舟始用于戰矣武帝破東越以

樓船起樓其上者因朱買臣之擊東歐則兼用戈船置

其下瀨湍也取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越雋昆明

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而為昆明所蔽欲伐之故作光

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圍四十里

武討公孫述岑彭裝直進樓船取其有進與冒突取其

而敢露橈揖露在外而數千艘發桂陽三郡委輸棹卒

凡六萬餘人且曰荆門之事一孫征南其任何專也大

馬吳漢以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帝報彭曰大司馬習

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孫征南公為重而已

曹操既平荊州得劉表所治水軍蒙衝關艦數千艘關

艦用之以戰鬪者曰蒙衝而周瑜亦用蒙衝關艦破之

則蒙之以物而以衝敵者于禁等因水

子赤壁關羽因浪覆小舟以成樊城之功張舟覆降羽

而不知呂蒙白衣撻櫓已議其後呂蒙襲關羽于江陵

伏精兵于艫艫中使

晉武伐吳王濬作大船連舫長百二十步又

潛行破之為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騎馬往劉裕伐秦王鎮

來又畫鵠首怪神于船首以懼江神惡乘蒙衝小艦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用固

有所不同也楊素造戰艦以渡江而五牙大艦各五牙

百天左右前後置六黃龍次日黃龍置兵百人自陳國

平定李靖獲敵艦而不用援兵不至蕭銑竟降靖破蕭

丹艦盡散于江援兵見勢固有所不一也東洲之戰吳

越遇逆風而反得乘風吳越錢傳瓘伐吳率戰艦自東

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

吳人不能開目又命散沙于已船而散豆于吳船豆為

戰血所漬吳人賤之皆小壽春之役周水軍素不及唐而後反勝唐

唐水軍敏休周人不能敵世宗命于汴城側果係于舟

乎抑係于人乎朱乾德初鑿池習戰而兵號水虎捷

池于京城之南引蔡水以注之九年幸金明池習水戰

造樓船百艘選精兵號水虎捷李綱請

迨真宗朝歲習不輟凌波樓船則因李綱而置沿河江

淮置水兵號而韓世忠黃天蕩之捷虞允文采石之捷

凌波樓船軍皆以舟師致勝者也已上事蹟考

皆以舟師致勝者也

車戰

詩曰出車彭彭旂旐央央

王文

又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采

又曰我車既攻駕言徂東

宜王又

曰戎車孔博徒御無斃開克淮來孔淑不逆

泮水魯信公

左

傳隱公九年北伐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

懼其侵軼我也為三覆以待之戎師大奔

三伏為三部伏兵也○已

上集羣書

古者作車以行陸未始用于戰自夏啓車御以正而勝
有扈湯以龍旂十乘而克有夏至于成周其法大備

衝閑閑伐崇之舉也戎車三百牧野之役也宣王之南

征北伐皆用九制秦漢以來夏侯嬰以兵車而破李由

嬰與由戰以兵車趨戰疾破之公孫賀以輕車而出雲中衛青之擊匈奴也

奴也以武剛車青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行以載兵止以爲陣器械無不犀利按此車即哥舒

翰所用以收李陵以大車而解虜敵陵與單于相值以大車爲營引士出

管外爲陳擊李靖以偏廂車而擒頡利兩翼以進方軌

傷虜騎甚衆

徐行宋武以是平僭亂總名偏廂別爲鹿角馬隆以是

破羌戎宋吳淑謂車爲一營之甲鎧一障之鱗介又言

馬騎不足以勝車其法用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底以隄矢

石下設鉄楛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傷施鉄索

行則步以爲陳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二十五人四人

擡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器械魏勝又創爲如意戰車而符彥卿

亦以拒馬破敵此皆知用車之利者也若晉魏舒毀車

爲行而成太原之功左傳晉中行穆子與無終及羣狄戰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

所遇又阮請房次律改步用車而有陳清斜之敗唐房

毀車以爲行車戰而敗此又非存乎其人者耶已上事蹟考

于祿山

車戰之法長于守而拙于攻利于易而難于險今日大

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

爲宜然又不可用大車以萬人爲一軍戰車須五百餘

書考前考 卷四 六九

輒用步軍于人篤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環以爲營所
齎器械衣狼不煩人力又于萬人之中選三千勇壯者
爲遊騎敵合而對壘則鎗砲弓弩併力齊發敵散而擄
掠則出兵邀擊互相救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餉之馬如
余子俊之所陳者固守邊之良法也然山川險阻車非
其宜而以之深入征討則尤非所便如彼以萬人之衆
穿地以爲長溝溝之上積以所起之土不日而成則吾
之輪有所根而不得行信有如前輩之所慮者矣故爲
車戰者非求爲大勝求爲不可敗也已上私評

城塞

丘文非曰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
爲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于隴西
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竝
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遼東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
則秦之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
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
隄之亦不爲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于外侮之禦乃至
于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

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爲民之意存焉設
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
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
羶築驚之敵不得以爲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
起聞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脈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
不惜哉

勞堪曰本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
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
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

故誘敵人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立菟當時非之我朝
反是然則我十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
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鄰宣府與遼東隔滹
亟亟圖營以實後蒼猶恐後也是故邊警所急慎在宣
大宜大不可不城所謂白方在前也宜大旣城戰守斯
議謹哨望于登陴伏精銳于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
爲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爲戰此之爲宜大計也而以
其閒暇大城京後士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
則刷石而灰灌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爲豪遍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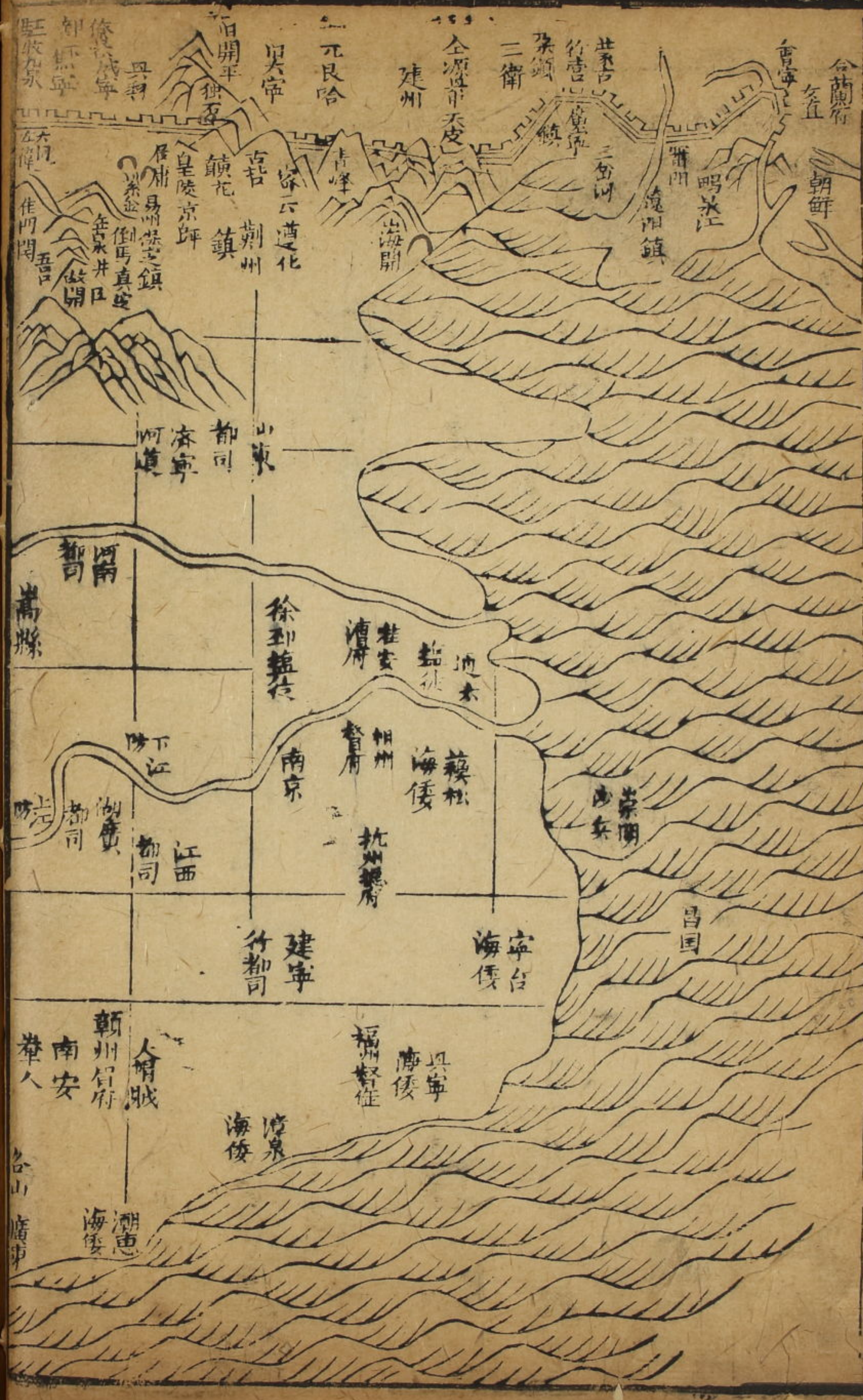
保塞以爲拔先之以京營出戍維之以召募成家蓋盡天下之力爲之而不以煩費明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然有謂長城無益于疆宇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敵墾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牛畜俱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敵息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募取數人焉驅而人之敵大塞田不墾則東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下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夫者無復補而敵慕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

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有人舍內郡而願儻是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爲官戡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勾拘捦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彙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簿計卽如探虎穴轉商賈卽如丁重壘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方開府也虜入十而聲聞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人六未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乎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士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人十

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相久而兵易
集也粟入多也生息蕃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
爲調伏爲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
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戰言
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故謹詰
十之令以二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
堡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
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
備顧曰未塞之前虜惟小犯既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

易過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爲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
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沉疴也
以城塞之過小犯爲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爲
致沉疴乎繆也甚矣

九邊總圖



九邊總考

我國家建都燕京。三面臨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自東至西。綿亘萬里。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曰三關。曰延綏。後徙榆林堡。爲榆林鎮。曰寧夏。曰固原。曰甘肅。此九邊形勝大畧也。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爲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所可議者。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單寒。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勞費。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逼。東勝廢。而三關之設備愈

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靈武矣。河套駐牧。鎮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折入吐魯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勝日縮。虜患日近。猶撤藩籬。而退守門庭。居室者。其能晏然高枕乎。

遼東地圖

遼東考

遼東古幽營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卽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今廣寧以東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三百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郡縣其地。係前朝盡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敵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自祖宗以來。

疆場無迤北之患。開元廣寧竝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未及岸而逝。三岔河南北直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木葉白雲之間。遼之中京。金之北京地也。自委以與虜。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路迂遠。遼人每憤憤焉。

薊州地圖



薊州考

薊京師左輔也。前朝太祖既靖中原，廼卽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明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廼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于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朶顏泰寧福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聲援隔絕矣。正統以前，賊心畏

服地方寧謐，十木之變，府聞三衛爲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經畧之，而賊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叅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故三衛賊情難與往日例論。黃花鎮擁護其陵寢，京師後門，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路，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敵衝。作橋則浮沙灘立，爲塹則漲水易淤。雖曾設有開城勢，孤難守，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以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從來國初長久之計，惟在區三衛，復舊制，以守外邊。若

勢難爲仍守內邊。必從邊人長計據險。要修牆堡。軍益邊糧。以嚴防守。其庶幾矣。

內邊龍井開起。西至累谷開止。邊城磬折。計六百里。曠地一區。可田千頃。乃在腹裏。外有橫山一帶。止百五十里。相連高峙。窺見內地虛實。又橫山一帶。舊爲兵軍架砲之所。山外撒江經流。其自然之險。若修築外口。下惟我據其險。有地可耕。且以守六百里之人。堡移之守百五十里。豈不省且便哉。

內邊諸山險處亦多。但山外攀緣易。上山空水道處所。

每年雖修壘。一皆碎石乾砌。遇水則衝。敵過卽平。都御史戴金欲將山外可攀援之處。塹崖鑿壁。山頂以內。嚴令禁長林木。仍補砌山口水道。使連亘如城。亦如陝西各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

國朝設六邊禦敵。自開元歷興中大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諸宣府。自宣大迄西直。抵甘肅。勢如率然。首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永樂初。有劉江之役。掣大寧都司於保定。於是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守前。喜峯三屯。密雲白羊。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

受衝虛龍背。偃優遼之襟。吮傾哽彼諸陵。亦時警嚴烽
候矣。夫不復興中大寧。則寧前一散地耳。自潮河川喜
峯口。以窺虛前。則樂平騷然矣。自黃花白羊。以窺刺
則彼諸陵震驚矣。當是鎮者。其尚念哉。

宣府地圖

每方百里

卷四

古北口

通州



宣府考

宣府古冀州之域。秦漢爲上谷郡。石晉以後。淪沒于夷人者。蓋四百餘年。前朝太祖盡徙其民於關內。號其地爲宣府。置萬全都司。其地東據黑水。東北據獨石。南據紫荆關。東南據居庸關。西據枳兒嶺。西南盡順聖川。北據西高山。西北據野狐嶺。前國初常忠武王破敵于漠北。卽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接獨石。明文皇帝三犁敵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敵。惟守開元。興河大寧。遼

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大寧旣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于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于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管一帶。地雖悠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諸堡。西路之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治。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治上通開平。大路

下連橫嶺見又要地矣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
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畱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
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

大同地圖

畫書尚考

卷四

九四

大同考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敵城。川原平行。無山設險。故多大舉之寇。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分東西中三路。西則平敵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敵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敵入順聖諸路之衝。平敵西近老營堡。敵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

大同鎮城高拱完固。舊爲二邊拱衛鎮城。以限邊地。後兩邊俱壞。敵至直抵鎮城。復築五堡于二邊內爲耕守。計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護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旣復。宣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高山聚落二堡。蓋在鎮城兩腋間。實爲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矣。

三關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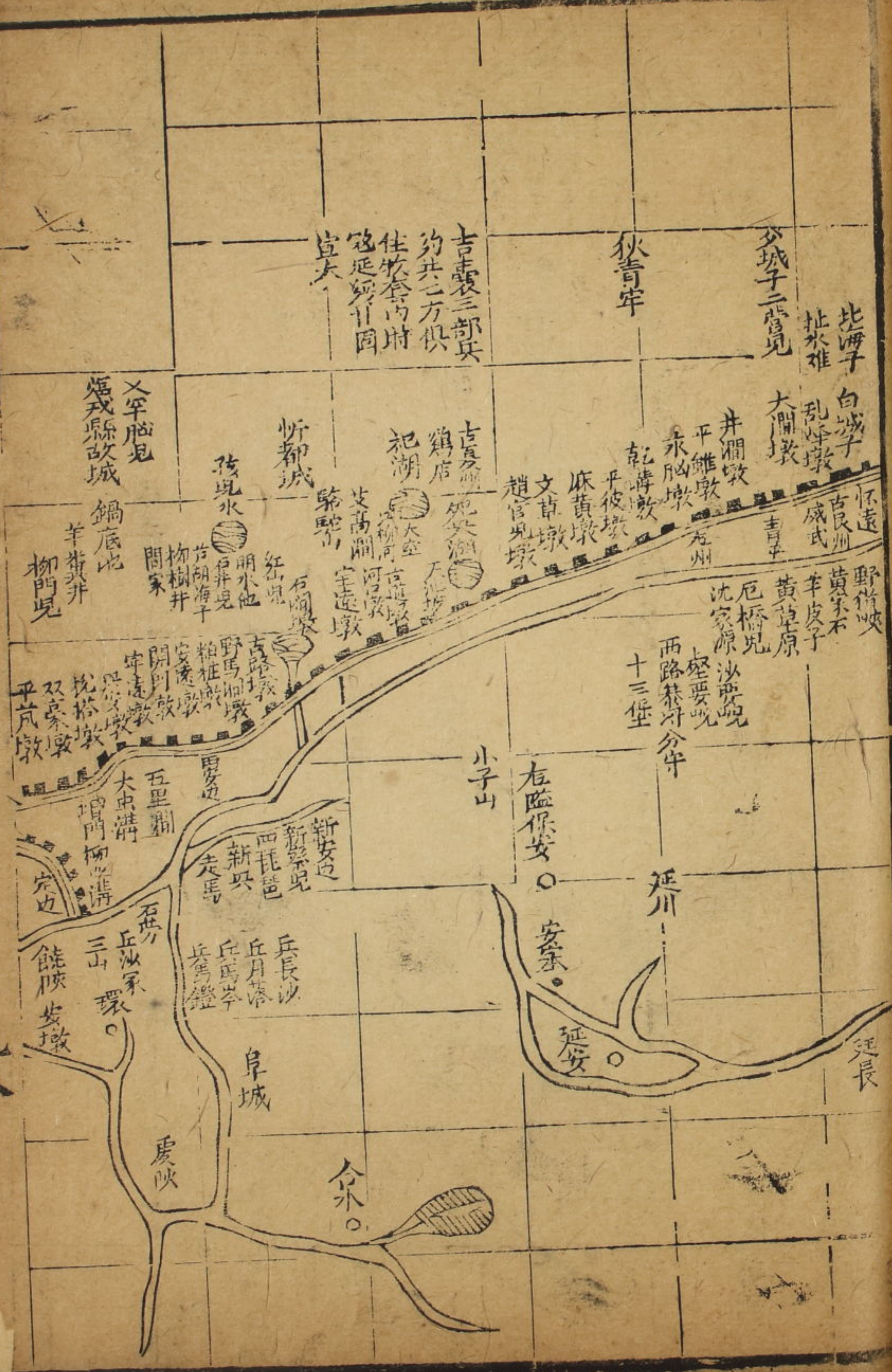
關介大同榆林間

偏頭寧武鴈門自西迄東三關並列。西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爲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幾輔之地。安危係焉。况達官達舍多安置真保河澗等府。但同本源性。習尚在勢。終與合故三關。

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連通
爲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
於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朱爲要害正
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駐牧之敵
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敵駐套中地勢平漫偏頭
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敵渡口
往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
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峽口尤急河岸
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
關之險。擇將帥覓壯勇。積芻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
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榆林地圖



榆林考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敵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敵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一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漂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敵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弘正中。改西延慶三。庶本鎮之稅。爲折色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譎。愚

故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塲。每年糴買儲畜。專備容兵之用。倘容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套地長幾二千里。橫有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於河外。史稱其功。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守三城。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定邊連接

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密已者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冒敵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之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

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一千餘里左右減半榆林外套皆漢朔方郡

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取漢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城南直榆林西城南直靈武皆據津要置烽候於千八百所

國初築東勝等城屯兵戍守正統間大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種以省邊糧厥後易守河之役爲巡河易巡河之役爲哨探然打火燒荒而兵勢不絕故世家猶得耕牧而各自爲守後此役漸廢成化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牆塹寧夏修築河東邊牆遂棄河守牆加以清屯田葦兼併勢家散而小戶不能耕河套遂失議者謂驅河套之衆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

寧夏地圖

寧夏考

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卽古夏州也。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於此。今三邊旣爲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喉襟之地。前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於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於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蓋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敵人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二百里。地勢平漫。

成化以前。敵患多在河西。自敵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繇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一帶是其境矣。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不得少息也。若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於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刀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

固原地圖

固原考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敵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敵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敵衝。於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遊叅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賊。踏冰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

捍禦。愚又以爲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兵足食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甘肅地圖

羣書備考

卷四

甘肅考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
蘭州即漢金城郡過州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
六百餘里至涼州即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州
四百餘里至甘州即漢張掖郡甘州祁連山在焉匈奴要地也漢時失
之嘗歌曰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我臙脂使我婦女無姿
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
四百餘里至肅州即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
門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即漢墩煌郡與前
四驛地方俱隸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

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
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城南隔羌戎北
遮敵人經制長策自古已難今之議者曰護城置裔弗
能衛而守也約好興師祇費賂而匿積也不如棄之施
恩羈縻以緩其謀使彼逆無敢逞而我謀有暇日甘肅
等衛主則補兵闕伍遊兵則移其室家而又撫揀多方
俾卒旅悉復明國初之盛甘肅等處熟地則倣趙充國
與屯田荒地則倣魏武令開墾而又措置多方俾糧餉
志復之固初之積

夕

卷四





福州

連江

寧德

福寧州

福清

金鄉

王家島

南

澎湖

大嶼

扶桑

大清國

溫州

山西

瑞安

平陽

沙園

南陽

西寧

樂清

楚門

松門

台州

海門

表化

大嵩

象山

三仙島

昌國衛

日本

杭州

觀海

海定

三石

慈谿

寧波

金山

餘姚

三仙

遮日

黃公洋

加興

加善

清浦

蘇州

小胸山

大胸山

倭奴

日本倭奴

南京

江浦

觀

揚州

鎮江

丹陽

江陰

常州

礪山門

如皋

淮安

海門

步州洋

前關白
紀朝鮮
此島

絕影島

東

備倭

夷地志略曰。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西南皆阻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人國。到交身國。約七千餘里。西循一支。北望耽羅。渡到樂浪及帶方等郡。約一萬二千里。國王以王為姓。歷世不易。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之國百餘。小者百里。大者不踰五百里。戶少者千。多者不踰二萬。至遼東遠。繇閩浙近。其貢道自浙明州衛。繼其舫。傳驛至京師。已上集羣書

按倭人自後漢通中國朝貢。始于光武之初年。元二年倭人因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師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歷年無主。立女子卑彌呼為王。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眾。于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魏景初二年。來朝獻。倭女王遣大夫難升來等詣廣度。印紫綬。封為親魏倭王。難升來等前白。晉及隋貢使不絕。唐貞觀五年。因使人爭禮。遂附新羅。唐太宗五年遣使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永徽初。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詔。而還。父之更附新羅。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始有年號。改元。復通中國。後稍習夏音。

惡倭名更號日本咸亨元年遣使附高麗使者自言國近日本所出以為名或云日本乃小國

為倭所併宋雍熙元年遣僧大周然與其徒五人浮海

而至雍熙中僧大周然入貢歸國後奉表來謝敘其來則曰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

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嶽易過何其遠也敘其歸則曰季

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又何其近也而繼之

日爰逮明春初到舊色猶素欣待侯伯慕迎然則其國

境雖去浙東甚近而其國都則又必半年而後達歟或

其誇誕自是而後連貢方物然其來者皆僧也元遣趙

良弼往覘既發水犀數十艘裝之皆漂沒無遺我朝

洪武二年遣使趙秩往諭因命僧九人隨秩稱臣入貢

是年五月海沙餘寇犯我永嘉等處始於閩海設備倭

官洪武五年遣使圭廷用入貢明州指揮林賢交通悉相胡惟庸陰遣陳得中計諭廷用貢船為寇移交中

書省以林賢謫貶日本三年惟庸偽差李柱取回林賢

乃借其練甲百餘名同僧如瑄詐貢巨燭內藏火藥兵

器此至而惟庸受誅遂斬林賢終洪武之世閩廣登萊

俱遭寇掠洪武間都督劉江守遼東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島傳火舉汪率兵疾入望海埭布伏諸山

下斷其歸路賊奔入櫻桃園圍而攻之斬首七

百四十二顆獻俘一百五十七名封慶寧伯永樂二

年來貢并擒獻犯邊賊因給與勘合百道定為十年一

貢永樂二年日本先諸番來貢并擒犯邊賊二十八人就命來使治以其國之法于鄞界鄉蕭阜礮築窟今一

人執吹一人上饌盡衍蒸殺給與勘合正統中倭奴入百道定為十年一貢如過期以犯邊論

鄞大肆焚劫弘治間寇貢相繼明初壬子倭賊寇鹽官正統十一年六月十八

日寇正德六年鄞民宋素卿叛附夷人交通番貨閩浙

之民爭趨之嘉靖元年三月使僧宗設使人謙道等稱

貢至勤凡三百餘人船百隻四月使僧瑞佐宋素卿等亦貢凡一百餘

一隻及驗辨勘合謙道等遂于城中掛甲攻瑞故事夷使以先

後為京市船中官賴思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忿故相攻幸得奔活上令造船賜放

還國自後未聞大為寇掠其後通番之人日盛閩賊陳

思盼據橫港徽賤許二據雙嶼虎視海上許為中丞朱

純敗之乃懼匿去不知所終其募下司櫃鄉倭汪直號

五峰多機略人推服之移駐冽港以毛海峰為子分領

海峰鄞人頗勇悍善狼機彈射兄為海商負債以

諸國人俱不願為賊惟飢餓相應五峰壬子夏五峰與

以其勇假為前驅擄掠所得分倍諸賊

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碧溪等寇黃巖掠金帛器物數

十萬餘獨不犯通番之家浙巡柱史懼復奏設巡視中

丞王忬焉癸丑甲寅十餘年間連犯閩浙殆無虛日百

姓流離四方騷動巡撫胡宗憲以計誘誅之始稍休息

高曆壬辰倭之權臣平秀吉使其將平行長平清正侵

朝鮮據八道掠王子屬國請援師甚急乃命侍郎宋應

昌往沿海經畧戰守事宜主事劉黃裳與黃贊焉初意亦止

欲沿海相視未欲往朝鮮決戰也自

李如松提督之命下而事不可遏矣黃力言戰不如守

與眾議不合家君上書石本兵畧曰日者朝鮮使至痛

況天朝屬國乎然彼徒為其國計馮亭嫁禍于趙不

可不慮也竊計薊遼之師衛京都之背江浙之眾防財

賦之區藩籬固急而堂與尤先今悉調以行其不可一

也北軍未嘗與倭角故畏虜而易倭然朝鮮地多水潦

春融冰解騎不得騁南兵習戰者多老且死新募之卒

服習器械未必勝倭其不可二也倭也兵老厭戰逐之

必走然不能久為戍許之役倘我撤而彼復來不挾則

乘前功屢救則我必太擾兵連禍結其不可三也兵興

之費鉅萬不貲司農方口夜憂不給而又益以此費加

派小民則痛吸垂盡之血借支府庫則若為無米之炊

其不可四也以為倭能遂有朝鮮則非數萬客軍所能

破也若朝鮮猶能自宜則彼于契丹紅寇皆自失而自

復之今日何不自力而必藉于我其不可五也我軍驕

縱日久庚戌虜變援軍在輦轂之下猶多肆掠況在異

域豈易禁制萬一不戢則是屬國倭患之後更生一患

其不可六也古者天子拯諸侯之難不過元戎十乘以

先啓行而已今乃欲竭中國以衛夷狄其不可七也功

名之路一開勢必瀾倒罷間將吏爭思授鉞剽悍子弟

競欲請纓無故生天下微幸之心其不可八也今若息

軍罷戰但于沿海天津直沽之地築墩臺設哨堅因募

汪浙水兵傲脫脫管田故事行之則水利可興水田可

關海運亦可漸通而倭至自有備矣又訪得京東海面

雖澗而倭入犯之口則自旅順至萊州約五六百里昔

人嘗設二十州縣若募東南水兵設為衛所而即以

會李提督已行

後黃遂罷歸

百六

朝議已決乃寢閣

亦未欲傷冢君也適考功郎趙公大中丞溫公連章申

會李提督已行後黃遂罷歸家君後被拾遺然科疏

朝議已決乃寢閣

亦未欲傷冢君也適考功郎趙公大中丞溫公連章申

救甚力忤旨而用兵不解倭以剗去而中國亦頗
家君籍坎珂終身勞費矣家君當時既沮封貢復止戰爭謂禦夷之法守
賞識後家君督師渡鴨綠江以親兵千餘破倭將清正
于成境三戰斬敵二百二十五級俘其先鋒將葉實耻
聞賞不行總督邢公追敘舊東征功疏稱威鏡之捷當
為第一蓋親聽朝鮮之口碑而傷家君功之不錄也此
言若發于存日似有他冀今身已蓋棺而功猶滅沒故
嚴痛而私記之
○已上事蹟考

倭陸不能與北兵角者騎不若也水不能與南兵角者
舟不若也故南當扼之于海北當殄之于陸扼之海則
沿海島嶼宜廣設衛所而今及禁人耕種說者徒藉口

國初厲禁不知國初愚民內向之意未堅往往結倭以
掠中國故湯和徙之今二百餘年漸泯厚德驅之猶不
背向倭可同論乎北方利用陸宜廣開水田變斥鹵為
良畝築堡戍守倭至卽以材官羽林蹂踐之筏不勝矣
又於國初東海洵邪韓等國兼兩廣漳州等郡不逞之
徒逃海為生者萬計明太祖命南雄侯招海上蛋口島
人等為水軍勿使為東南沿邊患也自後正統年間海
寇陳寬聚眾為亂勅提督海東道王勝招撫為軍日今
倭患雖息而海洋不逞之徒猶時哨聚當嚴捕高主以

絕其交通而捕之太急又恐其生走胡是粵之念宜復
高皇招棟水軍舊例隨身貨物容其到衛但收其船爲
哨其徒爲哨軍舉行出海操練舊規軍伍充實地
獲寧涓涓之露可以穿石當車者甚無忽之。巴士私

按日本國四際皆海乘風入寇杳不可測總其大凡東
南風猛則繇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北
甚則犯廣東東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必繇五島歷
天堂官渡而視風之便東北甚則至島沙門分艖或過
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繇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

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甚則至李西畧壁下陳
錢分艖或繇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唐或繇洋山之
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繇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
或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五島開洋
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此倭奴入寇之路也倭入
寇恒在清明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過五月風自南來倭
不利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倭復
不利故防汛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二
汛之備我海上之兵既有章程聯絡策應矣沿海郡縣

備倭大鎮。有廣東福建浙江南直淮陽登萊遼陽凡七
足以防勦。如廣東備禦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守惠湖
之要害。據三路之上游。則柘林爲最。其東筦大鵬。戍兵
嚴哨待敵。則屯門虎頭門等澳。賊不敢留。中路有香山
戍兵。嚴哨待敵。則峽門零丁洋。奸徒不敢接濟。西路有
廣滄衛新寧海朗所戍兵。嚴哨待敵。則厓門寨門等處。
賊舟不敢停進。三路有備。廣東自可高枕矣。福建守禦
其水寨則有五。曰浯嶼。曰南日。曰烽火門。曰銅山。曰小
埕。我守浯嶼。守夏門。則泉州無門戶之慮。我守南日。山

下北可以遏南。菱湖井之衝。南可以阻滄洲。倭墜之突
扼要區也。景泰以來。移其寨于莆。曰吉了。地方南日。矣
而不守。今若復守南日。實便計也。烽火門水寨。永樂間
旣棄去。惟守松山寨。而沙埕羅江古鎮羅浮等險。孤懸
海外。今官弁羅浮沙埕南北中三哨。與羅江古鎮兩哨
聯絡策應。福州之藩籬。似有恃矣。銅山水寨。我以銅山
玄鐘巡哨之兵。分守南嶼。雲蓋寺走馬溪金石等處。則
倭舶之自浙趨閩。憤徒勾引接濟者。可免此八閩控上
游之勢也。小埕水寨。北連界于烽火。南接壤于南日。連

江爲幅部之門凡而小城又連江之藩翰也今閩安北
菱山諸巡司分其兵爲南北中三哨巡賊待戰福郡謂
之無事可矣浙江守禦則有大總金盤總守海港者寨
凡五守海峴者寨三十有二守海外者自大嚴頭山海
島玉環山霓巒南龍山南麂鳳凰山凡五獨南麂鳳凰
山巒澗大坐臨深海山外大洋別無山島自明國初以
來俱假此棲泊實巢穴也松海總其守海港者七守陸
路者八八者之間惟健跳城三面阻山皆凌嶺東面山
前距海若非兵船預伏探哨寇舶卒至何以禦之故健

跳戰艦之設不可一時而不戒者也昌國總其沿海設
備者六海中設備者十五定海總其沿海設備自定海
衛至大嵩港凡九海外設備自舟山螺峯巡司至沈家
門寨凡十二臨海總守海岸者七守海港者八海寧總
海岸設備者十海港設備者三自東關外龍王塘至西
海口西海口南通大洋北近平湖係浙西之咽喉平湖
之門戶也備浙江者使六總之兵聯絡策應不爽頃刻
則倭自不敢落帆海上矣聞定海之外海中有金塘玉
環諸山山可屯田歲約可收米十餘萬石然此議至今

未有舉行當事者或卓有定見募民耕之亦可稱海上屯田若曰恐田成而倭來據之是齎盜兵而資盜糧矣不可果然當事者熟計之可也南直海防惟松江蘇州其吳淞所係水陸之要衝蘓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今自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則守之川沙而南爲南匯所則守之南匯而西爲青村所則守之青村而西爲柘林堡則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長山蛇勢守南直者此其大要也江北海備與浙福

殊不同水戰少而陸戰多也江揚所在要害宜莫如狼山狼山當江海之吭而廖角掘港皆揚之東南限胸山據淮海之首鬱洲纓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閔廟灣此皆沿海之要害其要害之尤者曰新河以出入最便逼近揚州也曰北海以其通新插港有鹽徒聚艘也曰廟灣以其爲巨鎮可通大海口也往者議欲添設把總三一住新港一住北海一住廟灣又設陸路遊擊一住海安鎮東以控扼狼山通泰西以捍衛揚州此江北海防大略也

山東海備則有登萊登萊二郡呂出于海如人吐舌東
南北三面受敵故設登州文登卽墨三營各當一面之
寄登州營以控北海文登營以控東海卽墨縣南望淮
安東海所城左右相錯如咽喉關鎖曩昔登萊海警告
寧然淮安屢被登劫自淮達萊片帆可至犯淮者犯萊
之漸也故卽墨一所較之二營尤獨爲要以大嵩熬山
林山安東一帶南海之險皆本營控之故耳又聞登萊
海洋亦與浙福異其危礁暗沙不可勝測安東以北若
一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

成之所必泊我之所當伺者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雞鳴
興金嘴石倉廟淺灘亂磯乃賊之所必避我之所當遠
者也今若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倭來則拒倭聚則
攻則海防亦可云有備矣遼陽海防視閩浙爲稍緩遼
地負山阻海北隣沙漠北有遼海三萬瀋陽鐵嶺之統
于開元者足以遏虜之衝南枕滄溟有金復海蓋旅頭
聯絡海濱者足以防倭之劇遼陽沿邊守備既定爲五
路分守應援似爲得策今沿海衛所亦得如遼陽分守
之制令旅順而西以金州轄之三岔河而南以蓋州轄

之三岔河而東以三屯轄之當事者遇秋汛則防邊爲
重防海次之春汛則防海爲重防邊次之則邊海俱有
損矣然後繇關處以至浙江南直繇江北以至山東遼
陽嚴慢接濟之徒羅守要害之地練水兵操戰鬪精兵
器下今沿海守備以守外海爲上守內海次之水戰爲
上陸戰次之以賊不登岸爲上登岸戰勝者次之則萬
里海防可以免鯨氛蜃霧之憂剝寨焚城之禍矣

